

【台灣】
歐陽云飞著

39

珍藏本

鬼
面
俠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40

珍藏本

鬼
面
侠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51-7/1·662 定价:31.80 元



歐陽云飞 武俠作品集

鬼 面 俠 上

(台灣) 歐陽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鬼 面 侠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杨 铨

封面设计:刘 谢

鬼面侠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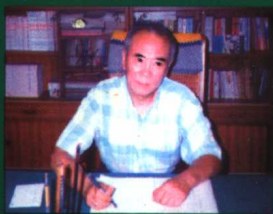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2 字数:42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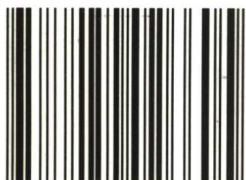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222-02651-7/I·662 (上、下册)定价:31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60-6



9 787222 026605 >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落脚何地？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

几乎差不多是同时，在七里沟的西边，一块刀削似的插天石壁上，有人发现钉着一朵璀璨夺目的玫瑰花。

寒冬腊月，冰封雪盖，在长白山下，当然不可能开出普通的玫瑰花。那是一朵以青铜打造成的铁皮，反面另有一段三寸长的铁钉，被人当作暗器来使用，名为：“玫瑰钉”。

“玫瑰钉”的主人是铁胆罗刹，又称红玫瑰，是武林中另一颗明亮的星。与鬼面侠一样，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，不知其为何许人也的神秘女杀手，专门跟千面人打对台，抢生意。

另外，还有两个扎眼的人物也到了七里沟，一个是霹雳娇娃白梅，一个是豆腐大侠马小飞。

霹雳娇娃白梅人如其名，脾气火爆如霹雳，貌美如花似娇娃，有人怀疑她就是女杀手铁胆罗刹，白梅本人却矢口否认。

同样的，有许多人觉得，豆腐大侠马小飞很可能就是鬼面侠，马小飞却坚称，他只是鬼面侠的好友，是鬼面侠的业务代理人，如此而已。

马小飞常常与千面人在同一个地点出没是事实，如据此认定他就是千面人则未必，撇开他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千金买醉，万金买笑的习性不谈，单单凭他仅仅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就显得太嫩。他那一身功夫也十分窝囊，常被道上朋友当作出气戏耍的对象，故而才赢得“豆腐大侠”的诨号。

不过，说他“豆腐”，倒不尽然，即便是第一流的高手，他也绝不会皱眉头，统统照单全收，照样可以逢凶化吉，履

险为安，还不曾有人能奈何得了马小飞。

事实上，正如马小飞自己所说，他虽然只有十八岁，已经苦练了十九年的功夫，在他娘的肚子里时，就开始跟他老子动手动脚。

他是出生在大漠雪地里，未及弥月，又被他老子丢进南海的大海里，时而沸水浇头，时而野火烧身，小飞尚在学时，便已懂得腾挪纵跃的轻功，当他还在呀呀学语，便可击落过往的飞鸟，正所谓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，他能够以少小之年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自非幸致。十二岁出道，历经大小争斗百余次，马小飞差不多都是胜利者，只是赢得有些拖泥带水，给人一种侥幸甚至死里逃生的感觉罢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有人认为他是深藏不露，又因千面人精于易容术，更加坚信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千面人。

小飞到底是不是鬼面侠？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他现在正在七里沟，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而且，就住在万大财主所经营的“兴隆客栈”里。

马小飞是一流的人物，住的地方自然也是一流的上房，厚厚的丝绒被褥，驼毛毯子，洋铁皮做的火炉子，炭火彻夜不断，上面紫砂茶壶里的水不晓得已经滚了多少遍了，眼看太阳就要照屁股，我们这位豆腐大侠依旧窝在被窝里不肯起床。

“笃！笃！笃！”一阵规律的敲门声过后，接着，小二哥熟悉的声音在门外轻声说道：

“马爷，请开门，小的给您添炭，扫房间。”

马小飞人小，名头可够大，店小二一向称他为“爷”，

闻言懒洋洋的“嗯”了一声，张开双臂，伸一个懒腰，梦呓般地咒骂道：

“他奶奶的，人倒楣喝凉水都会塞牙，想睡个懒觉都睡不成，我说大狗子，大清早的，你鬼叫个什么劲。”

他慢吞吞的穿好衣服，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将房门打开。

就在小二哥添炭、扫地、沏茶的当儿，马小飞认真的梳洗了一番，已将他那一件黑色织锦缎面，灰鼠皮里的大氅披在肩上，脚上的一双豹皮靴子亦非凡品，斑斑透亮，光可鉴人，果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俊美公子。

反观小二哥的小狗子，则是一个道地的小穷酸，可怜虫，几件单薄的破旧衣裳，根本不足以御寒，虽然在火炉子前面已经烤了大半晌，依然在不停地打哆嗦。

马小飞失声一笑，道：

“大狗子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，为什么不多穿几件厚衣服？”

大狗子苦笑一下，哈着嘴巴说道，“马爷别拿我们穷人开玩笑，小的所有的家当全穿在身上了，哪来的厚衣裳。”说道，又是一阵哆嗦，将双手搁在炉子上猛烤，眉宇之间不胜凄苦。

马小飞拍拍他的肩膀，大人大气的说道：

“别难过，赶明儿我马小飞有钱的时候，一定买一件新皮袄送你。”

大狗子一听此言，苦瓜似的脸拉得更长了，道：

“马爷在说笑话，拿我们穷人穷开心，打从你住进我们

兴隆客栈起，就不曾付过一文钱，积欠的房钱饭钱已经够多了，怎么还敢让你送我新皮袄，小的斗胆直言，最好是换一个便宜的客房，省着点用，不然，你这件灰鼠皮大氅总有一天会被人剥走的。”

马小飞眼一瞪，抖一抖身上的灰鼠皮大氅，神气活现的道：

“怎么，有人看上了我这件破衣服？”

大狗子探头向门外望一望，低声说道：

“可不是吗，否则怎么可能由着你去除，由着你去欠。”

“是谁？那个胖掌柜？”

“不，是我们老东家。”

“哦，是万有财，他准备估多少？”

“听说是三千两。”

“放他妈的狗臭屁，老子这件宝衣可不是普通的蹩脚货，足足用了三千张雪山灰鼠皮，由北京城的名师裁制，单是工钱就花了两千五，时价少说也有三万两，对折了也值一万五，姓万的想捡便宜，哼，门儿也没有。”

小二哥大狗子跟着马小飞走出门来，苦口婆心的说道：

“那就俭省点吧，欠债最后还是要还钱的。”

马小飞似是极不愿提这档子窝囊事，不耐烦的道：

“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，你少鸡婆，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，不出三天，自会有人送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来。”

这种吹牛不打草稿的大话，大狗子听多了，本想趁机再劝说几句，马小飞指着另一间房门紧闭，门楣之上钉着一枚铁质‘红鹰’的上房说道：

“这位仁兄神秘兮兮的，好像三天也难得露一次脸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小二哥扮了个鬼脸，道：

“谁知道，这位客爷入店已三天整，小的也仅仅见过他一次面，吃的喝的都是送到房里去的。你瞧，那一间的客爷也透着古怪，现已日上三竿，还没见半点动静。”

马小飞顺着他手指之处望去，只见右侧拐角处上房的门板上，钉着一枚灰色的铁鹰，同样门窗未启，好似无人居住一般，当下会心一笑，道：

“这一位是何时到的？”

“昨夜。”

“姓胡？”

“好像是叫古月。”

“傻蛋，没知识，古月者胡也。”

大狗子的眼皮子一翻，道：

“马爷认识他？”

马小飞笑而不答，耸耸双肩，迈开大步，一径来到前面的膳堂，选了一个干净好位子，四平八稳的坐来说道：

“大狗子，到隔壁的烧腊店去给我买四套大块烧饼，再到卓寡妇那儿端两碗鲜豆汁，记住，要咸的，打两个鸡蛋，别忘了，老规矩，沽一壶酒，切二斤酱牛肉回来，我有喝早酒的习惯。”

旅途潦倒，穷得连房钱饭钱都付不起，还这么大吃二喝的穷摆阔，小二哥听得怪刺耳的，道：

“马爷，你好大的胃口，一个人吃得了吗？”

豆腐大俠馬小飛面不改色的說道：

“請你呀，看你這一身排骨，該補一補了。”

大狗子哭笑不得的道：

“算了，小的天生窮命，粗菜淡飯就好，不敢勞馬爺破費，店里有現成的熱粥，我看你自己也湊合湊合吧，到外面去買是要付現金的。”

馬小飛大不以為然，指着櫃台后面的胖掌櫃道：

“你噲噲什麼，掌櫃的歡迎賒欠，要銀子就去找他拿呀。”

小二哥望着掌櫃的，欲言未言，胖掌櫃已大搖大擺的走出來，對馬小飛說道：

“想向櫃上支銀子可以，但你必須答應老漢一個條件。”

馬小飛猛一抬頭，沒好氣的道：

“什麼條件？可是要剝我這件寶衣？”

胖掌櫃拉長馬臉說道：

“剝衣服不敢，希望你能自動交給飯店保管。”

馬小飛乍然一拍桌子，破口大罵道：

“混蛋，你這不擺明了要剝衣服作抵押嗎？”

忽見厚重的門帘，被一個滿臉大麻子的老头及另一名猴臉尖腮的干巴老者合力掀起，萬有財高大壯碩，一身錦緞，邁着方步走進來，身後緊跟着四個孔武有力，均帶着家伙的彪形大漢。

萬有財是興隆客棧的后台東家，胖掌櫃及小二哥像哈叭狗似的忙不迭的趕前致候請安，就連萬家的總管黑大麻子，護院武師瘦皮猴廖達等也不敢怠慢，一一以禮相見。

然而，万大财主的注意力却全部凝注在马小飞一个人的身上，漫不经心的哼哼哈哈回应了两声，来到豆腐大侠的面前，正容说道：

“小侠言重了，天下无不是的客人，该店即使再不上路，也不至于剥贵客的衣服，赵掌柜若有搪突之处，万某愿在此致歉。”

赵掌柜并不完全同意东家的意见，道：

“东家有所不知，他住店至今，非但分文未付，积欠之数不在少，还向柜上支银子，到外面去花，这……”

万有财不等他把话说完，便笑哈哈的说道：

“这不要紧，出门在外，难免有个不方便的时候，看这位马公子一表人才，不像是一个会赖债的人。”

赵掌柜仍喋喋不休的道：

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东家别以为他人小，其实吃、喝、嫖、赌他样样都来，样样都是行家，听说他一到七里沟，在留春院一夜风流就花光了他身上的二千两银子，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，一旦灰鼠皮大氅被人剥走，咱们就剩下一双豹皮靴子了。”

万大财主的眼光朝马小飞的脸上瞄了一眼，沉脸说道：

“老赵，做人要厚道，你这是什么话，只要马公子高兴，由着他去欠好了，一切的责任由老夫一人承担就是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胖掌柜眼见老东家冒火了，哪还敢再放半个屁，口中应是，掏出一块碎银子来，交给小二哥，乖乖的退到一旁去。

小二哥拿着银子去买豆汁去了，万有财打量一下马小飞

的灰鼠皮大氅，啧啧称赞道：

“料子好，皮子好，手工更好，花了不少银子吧？”

马小飞从容自若的道：

“差不多三万两。”

万有财目不转睛的道：

“假如马公子要卖，打算卖多少？”

马小飞面带冷笑，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：

“不卖！”

黑大麻子上前一步，狐假虎威的道：

“我家老爷子是说‘假如’。”

马小飞气呼呼的道：

“人不死，债不烂，这点小帐还难不倒我马小飞，说不定过个一时半刻，就会有人送银子来，没有‘假如’。”

瘦皮猴廖达猴眼一翻，道：

“万一没有进帐呢？”

马小飞正经八百的道：

“在马某的心目中，没有‘假如’，也没有‘万一’，吃遍三山，喝遍四海，还没有哪一天挨过饿，受过冻，更没有人敢剥衣服。”

黑大麻子眼一瞪道：

“难道阁下就是名震江湖的鬼面侠？”

马小飞报以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千面人日进斗金，怎么会是我这个穷酸相。”

瘦皮猴趁机问道：

“你认识鬼面侠？”